

经世文库
JINGSHIWENKU
【文化世纪书苑】

笑的历史

〔美〕安格斯·特鲁贝尔 著
(Angus Trumble)
孙维峰 译 秦传安 校译

A BRIEF HISTORY *of the* SMILE

这是一本赏心悦目的书，
一本关于笑的书——笑的使用、理解和误解



街灯在闪烁，
在低诉，
街灯说：“留意那个女人，
你把门像微笑一样向她敞开，
她却在透进来的光芒中迟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经世文库
JINGSHIWENKU

【文化世纪书苑】



A BRIEF HISTORY *of the* SMILE

笑的历史

〔美〕

安格斯·特鲁贝尔 (Angus Trumble) 著

孙维峰 译 秦传安 校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京权图字:01 - 2004 - 6645

A Brief History of the Smile

by Angus Trumble

Copyright © Angus Trumble, 2004

Chinese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央编译出版社独家拥有本书简体中文版权。

未经许可,禁止任何形式的转载、复制或摘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笑的历史/(美)特鲁贝尔(Trumble, A.)著;孙维峰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1

ISBN 7 - 80211 - 214 - 1

I. 笑…

II. ①特…②孙…

III. 喜—研究

IV. B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5525 号

笑的历史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 (010)66509360 66509350(编辑部)

(010)66509364(发行部)

h t t p://www. cctpbook. com

E m a i l: edit@ cctpbook. 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 960 毫米 1/16

字 数: 196 千字

印 张: 15. 25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 00 元

序

路易·布努艾尔（Luis Buñuel）说过，孤独妙不可言——倘若日后有机会对别人谈起的话。他说得太对了，尤其是写书这样的事。如果没有许多朋友和同事的帮助、鼓励与支持，我不可能写完这本书，每当他们得知我的工作进展时，全都会颌首微笑。

首先要感谢的是澳大利亚皇家牙医学院的前任院长西德尼·C. 沃内基（Sydney C. Warnecke）博士，以及皇家牙医学院继续教育委员会主席乔纳森·罗杰斯（Jonathan Rogers）博士，正是由于他们友好的邀请，我才得以在1998年10月23至27日参加了在南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举行的澳大利亚皇家牙医学院第14届毕业生双年集会的科学活动。还要感谢我的同事、墨尔本维多利亚国立美术馆的克里斯托弗·门兹（Christopher Menz）和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美术馆的前任馆长贝蒂·丘彻（Bette Churcher），他们一开始提到我的名字时，就夸奖有加。

还有另外一些机会，让我得以修改并扩展这个新颖的牙齿主题。首先是1999年，阿德莱德南澳大利亚大学路易斯·雷伯恩·史密斯建筑设计学院的罗伯特·克罗克（Robert Crocker）博士组织的一次研讨会。而后，2000年7月，在阿德莱德大学举行的澳大利亚法国研究协会第8届年会上，我提交了一篇论文，我要感谢约翰·韦斯特-苏比（John West-Sooby）博士，是他邀请我参加了那次会议。

我并不是第一个想到就微笑写本书的人，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学者们根据哥特雕塑，尤其是瑙姆堡（Naumberg）、马格德堡（Magdeburg）和林肯（Lincoln）的大教堂中的雕像，已经展开了热火朝天的研究。几年前，我的一位澳大利亚同事雷克斯·巴特勒

(Rex Butler)，就曾用比较文化的方法对微笑进行过理论研究⁽¹⁾。近年来涌现了一些成果显著的研究，无论是对专家还是普通读者而言，这些研究涵盖了人脸的各种表情：哭泣、眼泪和笑。在约翰·克里斯(John Cleese)的悉心支持下，BBC 的一家主要电视台制作了关于人脸的系列片⁽²⁾。根据大英博物馆的收藏，玛丽娜·韦西(Marina Vaizey)编纂了关于艺术中的微笑的绘画论文集⁽³⁾。还有很多针对孩子们的关于微笑的出版物⁽⁴⁾。尤其是视觉艺术中那些著名的微笑，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著名的《蒙娜丽莎》、弗انس·哈尔斯(Frans Hals)的《笑着的骑士》，或安东奈罗·达·梅西纳(Antonello da Messina)在西法鲁留下的《无名男人肖像》，在过去150年的时间里，让无数学者写下了无数评论。这些学者的观点都使我获益匪浅，注释和参考书目很清楚地表明了我是怎样获益的。

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提出了很好的问题，给了我很大帮助，但我更应该感谢那些提供答案的人，不管是建议还是意见。我知道在这里罗列大量人名会让读者不胜其烦，但我必须感谢他们，借用 R. C. K. 恩索尔(R. C. K. Ensor)的话，下列同事和朋友都曾经给我各种各样的宝贵帮助：罗斯(Ross)和菲奥纳·阿德勒(Fiona Adler)；墨尔本大学美术教授杰尼·安德森(Jaynie Anderson)和赫勒尔德(Herald)；耶鲁大学美术馆首席监管人马克·阿隆森(Mark Aronson)；纽约大学美术学院保护中心的诺伯特·S. 拜尔(Norbert S. Baer)教授；马丁·鲍尔(Martin Ball)博士；伦敦索斯比拍卖行的亚历山大·贝尔(Alexander Bell)；海伦·伯德(Helen Bird)；牛津大学罗斯金绘画和美术学院的保罗·博纳文图拉(Paul Bonaventura)；苏珊·布雷迪(Susan Brady)；伦敦克里斯蒂拍卖行的朱利亚·戴尔维斯·布劳顿(Julia Delves Broughton)；斯科特·布朗(Scott Brown)；阿丽莎·邦伯里(Alisa Bunbury)；温莎古堡皇家档案馆的帕米拉·M. 克拉克(Pamela M. 阿德莱德大学古典文学系的克拉克(Jacqueline Clarke)博士；南澳大利亚福林德斯大学的艾默里图斯·安东尼奥·克敏(Emeritus Antonio Comin)；大卫·埃克塞

迪安 (David Ekserdjian); 巴巴拉·法福尔 (Barbara Fargher) 和菲利普·法福尔 (Philip Fargher); 亚当·弗里 (Adam Free); 格雷戈里·加利根 (Gregory Galligan); 杰夫·吉本斯 (Geoff Gibbons); 南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欧洲语言系戴安娜·格伦 (Diana Glenn) 博士; 艾米莉·高登克 (Emilie Gordenker); 埃里克斯·格林 (Alex Green); 迈克尔·格伦诺 (Michael Gronow); 菲奥纳·格鲁伯 (Fiona Gruber); 霍巴特塔斯马尼亚美术馆高级管理人大卫·汉森 (David Hansen); 玛格丽特·霍斯金 (Margaret Hosking); 墨尔本大学美术学院的阿里森·安格里斯 (Alison Inglis) 博士; 杰森·加努斯克 (Jason Januszke); 亚当·杰雷 (Adam Jenny) 博士; 加斯米恩·约翰逊 (Jasmin Johnson); 巴巴拉·凯恩 (Barbara Kane); B. M. A. 凯斯 (B. M. A. Keith) 博士; 彼得·金 (Peter King); 伊丽莎白·劳恩 (Elizabeth Loane); 慕尼黑古希腊罗马艺术品博物馆的苏珊娜·洛伦茨 (Susan Lorenz); 罗斯·麦克唐纳 (Ross Macdonald) 博士; 马萨诸塞剑桥圣公会神学院的安德鲁·麦格文 (Andrew McGowan) 博士; 娜塔莎·莫 (Natasha Maw);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希腊和罗马文物总监的琼·莫特恩斯 (Joan Mertens); 汤姆·尼科尔森 (Tom Nicholson); 大卫·J. 奥卡莱恩 (David J. O' Callaghan); 阿德莱德大学古典文学系的玛格丽特·奥赫尔 (Margaret O' Hea) 博士; 林恩·佩德勒 (Lyn Pedler); B. 麦里蒂斯·波特 (Meredith Porter) 博士; 蒂克·理查德 (Dock Richard); 马克·理查德 (Mark Richard), 路易斯·卡罗尔协会; 罗纳德·T. 雷德利 (Ronald T. Ridley) 教授; 彼得·罗夫 (Peter Rofe) 博士; 拉加尔·塞尔瓦拉亚 (Rajah Selvarajah) 博士; 西法鲁的曼德拉里斯卡文化基金会的朱塞佩·希姆普利齐奥 (Giuseppe Simplicio); 詹妮特·斯克 (Jeanette Sisk); 朱蒂斯·斯罗恩 (Judith Sloan) 博士; 休·斯宾塞 (Hugh Spencer); 彼得·斯蒂尔 (Peter Steel) 教授; 罗宾·斯托尔菲 (Robin Stolfi); Keinosuke Takada; 保罗·泰辛格 (Paul Thesinger) 博士; 莎拉·托马斯 (Sarah Thomas); 辛西娅·特鲁普 (Cynthia Troup); 尼克·特

鲁贝尔 (Nick Trumble); 杰克·特纳 (Jack Turner) 博士; 戴安·瓦格内 (Diane Waggoner); 温迪·沃克 (Wendy Walker); 伦恩·沃伦 (Ron Warren); 达里尔·瓦特森 (Daryl Watson); 金·韦丁顿 (Jin Whittington); 伦敦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的加雷斯·威廉姆斯 (Gareth Williams); 马克·威廉姆斯 (Mark Williams) 博士; 约翰·扬 (John Young) 爵士; 塞尔玛·加鲁尔 (Selma Zarhloul); 保罗·泽比斯基 (Paul Zbierski)。我还必须感谢我的牙医伊安·比尔斯 (Ian Bills) 博士, 是他治好了我的牙疼。

为本书收集资料的工作, 得到了下列图书馆工作人员无比友善的帮助: 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图书馆; 纽约的弗里克艺术资料图书馆 (Frick Art Reference Library)、公共图书馆、埃尔默·霍尔默斯·布布斯特图书馆 (Elmer Holmes Bobst Library)、纽约大学、纽约大学美术学院图书馆、大都会博物馆的托马斯·J. 沃特森图书馆 (Thomas J. Watson Library); 康涅狄格州纽黑文的斯特林纪念图书馆 (Sterling Memorial Library)、贝内克·莱尔书籍和手稿图书馆 (Beinecke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耶鲁神学院图书馆、耶鲁英国艺术中心艺术资料馆, 这些全都在耶鲁大学; 伦敦的大英博物馆; 罗马的 Bibliotheca Hertziana; 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立图书馆和澳大利亚国立美术馆研究图书馆; 悉尼的新南威尔士州立图书馆和新南威尔士美术馆研究图书馆; 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立图书馆、墨尔本大学拜里奥图书馆 (Baillieu Library) 和圣三一学院的利珀和莫里森图书馆 (Leeper and Morrison Library); 阿德莱德的南澳大利亚州立图书馆、南澳大利亚大学图书馆、南澳大利亚福林德斯大学图书馆、阿德莱德大学巴尔·史密斯图书馆 (Barr Smith Library)、南澳大利亚美术馆研究图书馆。我美丽的家从前就在阿德莱德。最近, 在阿德莱德大学历史系进行的访问研究、在墨尔本大学美术学院的短暂生活和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图书馆的哈罗德·怀特研究基金 (Harold White Fellowship), 都对我的工作带来了新的启发。

我还要感谢下列博物馆和组织, 它们允许我复制并在本书中使

用它们的收藏：雅典的雅典卫城博物馆；西西里西法鲁的曼德拉里斯卡文化基金会；伦敦的大英博物馆、肯伍德宅邸博物馆（感谢英国遗产照片博物馆的帮助）、国立美术馆和沃雷斯收藏美术馆；曼彻斯特的曼彻斯特美术馆；马尔堡的马尔堡照片档案馆；慕尼黑的古希腊罗马艺术品博物馆；奈良的日本文化馆；纽约的玛丽·布恩美术馆（代表巴巴拉·克鲁格）、大都会博物馆、萨兰德-奥雷里美术馆；巴黎的卢浮宫博物馆（感谢法国国立博物馆联合会和艺术资源美术馆的帮助）和 J. H. 拉蒂格的捐赠；费城的费城美术馆；金边的柬埔寨国立博物馆；多伦多的安大略美术馆；维罗纳的古堡博物馆（感谢 Archivi Alinari 和艺术资源美术馆的帮助）。

由于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慷慨应允，我得以引用英国温莎古堡皇家档案馆的资料。

特别感谢伊安·杰宁斯（Ian Jennings）博士，感谢我的兄弟们和他们在墨尔本的家人，感谢我的叔叔约翰·M. 博斯韦克（John M. Borthwick），他曾经受雇于伦敦巴灵（Barling）烟斗公司。我尤其要感谢母亲海伦·特鲁贝尔（Helen Trumble）对我的支持和鼓励。

还要感谢我的编辑：乔·安·米勒（Jo Ann Miller）、琳达·卡博恩（Linda Carbone）和凯·玛丽尔（Kay Mariea）。感谢我的澳大利亚的出版人、已故的约翰·埃尔蒙格（John Iremonger）。感谢克莱尔·默多克（Claire Murdoch）。感谢我的代理人玛丽·坎内（Mary Cunnane）和彼得·麦格维根（Peter McGuigan），他们凭借耐心和出众的才能给我以专业的指导。他们让我深深领会到了一句老话的道理：比起认可、呵护和编辑一本书来，写作一本书是多么容易的事情。

安格斯·特鲁贝尔
耶鲁英国艺术中心，纽黑文，康涅狄格

注 释

(1) Butler, R. (1996)。《不确定的微笑》。悉尼：艺术空间视觉艺术中心 (Artspace Visual Arts Centre), p. 17 ff. 《不确定的微笑》这个标题来自法国小说家弗朗索瓦·萨冈的小说 (巴黎: Julliard), 描写的是一个年轻女孩与男朋友的叔叔谈恋爱的故事。

(2) Bates, B., 以及 Cleese, J. (2001)。《人脸》。伦敦: BBC 环球服务公司。

(3) 威兹, M. (2002)。《大英博物馆: 微笑》。伦敦: 大英博物馆出版社。

(4) 比如 Levinson, R. (1989)。“为什么我们微笑?” 选自 Levinson 的书《爱斯基摩人为什么揉鼻子?》。伦敦: Arrow Books, pp. 23—24。



序 /1

引言：“板着脸还是笑出来” /2

1 礼仪 /28

有些人上唇噘得老高，或者下唇耷拉得老低，以至于牙齿几乎暴露无遗。这与礼仪背道而驰，因为礼仪禁止我们露出牙齿。造物主给了我们嘴唇，就是用来遮住牙齿的。

2 淫荡 /54

一些色情微笑似真似幻地反映了口交或者别的任何性爱刺激所带来的愉悦。然而，它们总是缠绕进了那种被小心翼翼地制造出来的迷惑中，色情作家把这种迷惑与自己的性观念调和在一起。

3 欲望 /72

一个女人走出自己的房间之前，做的最后一件事往往是仔细往嘴唇上涂口红，目的并不是让自己变得更加引人注目或更艳丽，而是让自己完整。

4 欢愉 /94

一个看上去忠厚温和的人，一定有着诚实率真的长相，奸诈之徒也是如此。智者愚夫，各如其面。……我们有理由相信，面貌是解读思想的真正



捷径，它能够给每个人同样的第一印象，而后不断加强这个印象，比如所有人第一眼看到一个明显的白痴时，都会觉得他是个白痴。

5 智慧 /125

尽管不是真正的微笑，但一种了然于心的神情让她的脸变得生动起来。她的嘴唇分开，稍稍噘起，嘴角上翘，深情的凝视来自她微微低垂的眼睑之下，引人遐想，就这样完成了对观看者的生动回应。

6 欺骗 /152

那些优秀的撒谎者中，大部分看上去都很诚实，这一点一定对他们撒谎成功有很大帮助，而且肯定也作为基因特征遗传给了后代。

7 结语：快乐？ /174

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整个面部的运动和位置改变，让我们能够做出各种形式的微笑，表达很多意思，也影响到自己和别人的情绪。

附录 /181

参考书目 /185

索引 /210

总的来说，肖像画分为两种：板着脸的和笑着的。通常职业人士（也许除了演员）的画像都板着脸，而先生、女士们的私人画像都带着笑容，他们并不在乎自己看上去不聪明。

查尔斯·狄更斯
《尼古拉斯·尼克贝的人生历险》第 10 章，1839 年⁽¹⁾

贺拉斯在《颂歌》中承认，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为我绽放的一个微笑。我相信对于一切有信念的人来说，贺拉斯的话都非常正确。

莫妮卡·M. 哈金斯 (Monica M. Hutchings), 1951 年⁽²⁾

引言

“板着脸还是笑出来”

写作本书的念头最早出现于1998年，那是在牙医和口腔颌面外科医生的一次集会上发表演讲之后。我的几位好朋友恰巧是牙医，但牙齿并不是我们经常谈论的话题，所以我想不通这么一大帮医生为何要听我这个博物馆馆长关于艺术的演讲。

他们倒是没有像我这样想不通。按照要求，我要说的是18和19世纪欧洲画家定义美丽脸庞的标准的变化。如今的牙医们对这个问题颇感兴趣，由于专业技术的飞速进步，使得他们能够对人的面目做越来越戏剧性的改变。对那些面目狰狞的人来说，这样的改变就像是奇迹一样。如今，关于美丽脸庞应该包含什么，以及什么样的脸是丑陋的、不招人喜欢的、因此适于治疗的，一些专家级的牙医和美容医生有着明确的看法，这让我颇觉讶异。得知自古以来深受西方建筑师和美学理论家青睐的黄金分割⁽³⁾也活跃在现代牙医和美容医生的头脑中时，更是让我大吃了一惊。利用黄金分割，他们确定下巴到嘴唇、嘴唇到鼻子、鼻子到眉毛等等的最佳距离。我查看了牙科的文献，里面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前后对比照片（大多是女人的）。手术之前，她们都眼神悲伤，塌着肩膀，头发稀疏，面容沮丧；但手术之后呢，她们全都充满了个性，拥有了洁白的牙齿，露出亚马逊女战士一样的灿烂笑容。

我试图回想那些艺术作品，不管什么作品，只要里面有部分或全部露出的牙齿。毕竟，牙齿非常难画，从两片张开的唇间看那些

崎岖不平的牙齿，其透视效果应该算是对画家最严格的考验。有的艺术家把牙齿画得很美，比如16世纪的荷兰画家马尔登·凡·黑姆斯克（Maarten Van Heemskerck）。但大部分艺术家认为牙画起来太麻烦，不值得大费周章。幸好除了文艺复兴和巴洛克绘画中经常作为死亡象征出现的骷髅，有机会露牙的脑袋并不多。有一些被切掉的脑袋嘴巴邪恶地张开，比如荷罗孚尼（Holofernes，《圣经·旧约》中的人物——译注），或者大卫王脚下的歌利亚，或1818年杰利科（Gericault）对于斯德哥尔摩死尸头颅的骇人研究。英国的讽刺画家詹姆斯·吉尔瑞（James Gillray）和乔治·克鲁相克（George Cruickshank）创作了一些富有讽刺意味的怪诞形象，对他们来说，大张着的嘴巴与骇人的牙齿，无疑是英国摄政时期荒淫、贪婪以及种种地方性腐败的绝妙影射。17世纪欧洲阿尔卑斯山脉南北的画家作品中，时常会出现看牙的庸医、江湖游医和拔牙人的形象。塔斯马尼亚的一位同事，告诉了我流传不广的圣阿波洛尼亚（St. Apollonia）⁽⁴⁾的绘画题材，据说她被拔光牙齿折磨致死。牙医最有趣的段子是关于哈布斯堡国王和君主们的。他们世代都有突出的下巴，学名应该叫下巴前突或三级骨骼咬合不正，这也许来自与西班牙和奥地利王室的血缘关系⁽⁵⁾。遗传特征，加上难看的视觉效果——突出下巴、下垂的厚下唇、稍微外翻的下眼睑，就像一把用坏了的锤子——难坏了17世纪温文尔雅的肖像画家们，包括大师迪亚戈·委拉斯贵兹（Diego Velazquez）。弗朗西斯科·戈雅比较勇敢，1800年他实事求是地为西班牙的玛丽亚·约瑟法公主（Infanta Maria Josefa）画了肖像画，没有任何美化和取悦。

简言之，就我的了解而言，艺术作品中大部分牙齿和张着的嘴都属于肮脏的老男人、守财奴、酒鬼、妓女、吉普赛人、正经历宗教幻想的人、侏儒、疯子、鬼怪、被诅咒和被恶魔附身的人，还有收税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原本长满健康牙齿的地方却有许多裂缝和窟窿。最恐怖的牙齿⁽⁶⁾往往出现在基督受难场面，迫害基督的人扭曲的嘴里露出野兽一样的尖牙，伴随着另外一些让人作呕的特征：

长着毛的肉瘤、发炎的粉刺、囊肿以及其他流脓的疮痂。但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肖像画的伟大传统都是掩盖画中人的皮肤疾病，并让他们嘴巴紧闭。

艺术中裸露的牙齿很少见，但是为了更深入地研究，我开始留意作品中的笑脸。起初我以为笑脸也会很少，尽管有著名（即便是恶名）的标志性笑脸，比如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和法兰斯·哈尔斯的《笑脸骑士》（The Laughing Cavalier）。但是随着涉猎的增多，我发现笑脸还是经常出现。我第一个观察的是克拉纳赫（Lucas Cranach the Elder）的《手拿荷罗孚尼头颅的犹滴》（犹滴，《圣经·旧约》的人物，犹太寡妇，杀荷罗孚尼而救其人民——译注），克拉纳赫显然为画荷罗孚尼血淋淋的头和大张的嘴很用了心思。但是直到在格拉斯哥面对这幅画的原作的时候，我才领略到了克拉纳赫笔下时装样片般的犹滴，以她镇定自若的冷淡笑容向震惊不已的参观者致意。她戴着手套的右手握着仍在滴血的剑，这把剑砍掉了可怕的亚述醉鬼荷罗孚尼的头。但是她的手指优雅地翘着，头发和帽子上的羽毛装饰都纹丝不乱，简直就是当时的时尚太太。她泰然自若，一副不好惹的样子，仿佛在说：“不服吗，小子？”

参观纽约弗里克收藏美术馆（Frick Collection），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微笑。佛梅尔（Johannes Vermeer）那些开朗的笑着的女孩，她们手里通常捧着一杯葡萄酒，身边站着一位风度翩翩的来客。旁边是威廉·贺加斯（William Hogarth）的《玛丽·爱德华小姐》（Miss Mary Edward）。她微笑着，身上有很多缎带和珠宝（她很有钱），连她膝盖上的小狗似乎也在笑。同一间展厅里还有乔治·隆尼（George Romney）笔下光彩照人、目光温柔、伫立风中、像“自然女神”一样微笑的《汉密尔顿夫人》（Lady Hamilton）。另一间展室中，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 Louis David）笔下脸颊绯红、明显不漂亮的《达鲁伯爵夫人》（Comtesse Daru）笑得很牵强，似乎厌倦了安静地坐着。

同样让我惊讶的是，一份随意翻出的旧货商品目录⁽⁷⁾让我见识

了更多的微笑。一个 15 世纪晚期的德国胡桃木雕刻中，还是婴儿的基督在圣母玛丽亚的怀抱中开心地笑。一个 14 世纪早期的法国石灰石天使头像，商品目录里称之为“鬼脸”，它显然在咧嘴大笑。一对古怪的西西里雪花石膏狮子，牙齿粗钝而巨大，长长的鬃毛好像假发，对着镜头低声轻笑，狮子的脸颊上布满笑纹。英国的一件原始时期的橡木浮雕碎片上，一个相貌奇特、秃顶暴眼睛的半人半兽的家伙，露出最淫荡的笑容。

书籍和展览目录中的笑脸也越来越多。比如福塞利（Fuseli）活泼但有点吓人的《Fairy Mab》有很多个版本⁽⁸⁾。曼彻斯特还收藏着他画的跳起来的大肚腩胖子《帕克》（Puck），或者 W. P. 弗里斯（W. P. Frith）迷人的《Dolly Varden》⁽⁹⁾，手放在臀部，扭着头；她是 18 世纪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Barnaby Rudge》中的人物。与此同时，为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e）的《三道主菜和一份甜点》所作的插图中，乔治·克鲁相克翻开了牡蛎壳，展示了其中的内容：一个梨子形状的人懒洋洋地躺着，带着最和蔼的笑容——太能打动热爱牡蛎的人们了⁽¹⁰⁾。

一次拍卖会上，18 世纪的一幅画吸引了我，画中荷兰小男孩坐在墙上，剖开鱼去除内脏并清洗，但是他为什么带着难看的神秘笑容？即使像纽扣这样无聊的东西，也引起我的好奇心⁽¹¹⁾。一些美丽的古代英国调羹的两端，往往画着极小的人像：张开大嘴笑着的多毛男人，或者叫“Woodwoses”，还有神情懒散带着宽沿帽的耶稣使徒⁽¹²⁾。

为数不少的传记作家，开始通过著名人物肖像画中的微笑，去揣测他们的内心。被揣测的包括尼克尔·马基雅维里⁽¹³⁾（Niccolò Machiavelli）、伊曼纽尔·康德⁽¹⁴⁾（Immanuel Kant）等。1796 年，康德出版《纯粹理性批判》时，在书的扉页刊登了一张自己的画像，这成了后人展开想像的对象。维洛里（Viroli）最近的《尼克尔的微笑》（Niccolò's smiles）一书，开头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桑蒂·迪·狄托（Santi di Tito）为马基雅维里所作的著名肖像画，是否抓住

了一种高深莫测的冷笑、欢快的微笑或者一种“仅仅是对荒谬的深刻认识”。玛戈特·阿斯奎斯（Margot Asquith）用势利的眼光对贝诺伊特-康斯坦·科古林（Benoit - Constant Coquelin）的脸作了一番回顾评论⁽¹⁵⁾。科古林是法国喜歌剧的伟大演员，在阿斯奎斯嘴里，他“像瑞士蛋卷一样圆，笑容是农民式的，最高明的化妆术也无法让他看上去显得阴险”。在某种程度上，微笑，为广泛地评价一个人的性格、行为和气质提供了一种方便的手段。

此外，一些艺术家和传统习俗比其他人更加青睐微笑。比如 17 和 18 世纪的荷兰风俗画，代表人物是扬·斯泰恩（Jan Steen）。即使是以冷静和内省著称的约翰内斯·佛梅尔（Johannes Vermeer），也画了大量带着笑容的人物（图 0.1）。比较起来，在非洲和前哥伦



图 0.1 约翰内斯·佛梅尔（Johannes Vermeer, 1632—1675）：《弹吉他的女人》，创作于 1672 年，布面油画，203/4 × 18 英寸。伦敦，肯伍德博物馆（Kenwood House）。